

茗菒漁隱叢語
拾

14

1475

56



門 4
號 1475
卷 56

昭和十五年
十二月二日
購求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六

本朝雜紀下

呂氏童蒙訓曰徐仲車山陽人小許榜登科初從安定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仲車一日因具公裳見貴官因思曰見貴官尚具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晨夕具公裳楫母事母至孝山陽人化之司馬文正公日錄云朱壽昌父任諫議大夫壽昌母素微生壽昌歲餘遣出之因是不知所在壽昌既長求之不得乃棄官尋之刺血書懺以散與人至是得之于同

州迎以歸錢子飛知永興軍奏其事乞加旌賞故召之
王介甫方以李定爲至孝故送壽昌赴審官而壽昌以
同母弟妹皆在同州乃折資授河中通判茗溪漁隱曰
東坡云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
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云嗟君七歲知念母憐
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不
羨白衣作三公不愛白日升青天愛君五十着綵服兒
啼却得償當年烹龍爲炙玉爲酒鶴髮初生千萬壽金
花詔書錦作囊白藤肩輿簾蹙繡感君離合我酸心此

事今無古或聞長陵謁來見大姊仲孺豈意逢將軍開
皇善桃空記面建中天子終不見西河郡守誰復譏穎
谷封人羞自薦日錄又云淮南轉運司體量李定嘉祐
八年四月母亡不曾丁憂介甫以李定爲至孝何其蔽
邪

復齋漫錄云番陽張吉父介方娠時父去客東西川不
還張君自爲兒時愴然有感其言語聲息未嘗不在蜀
也與尚書彭公器資同學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
令我父未歸家聞者皆憐之旣長走蜀父初無還意乃

還省母復至涪閩往返者三其父遂以熙寧十三年三
月至自蜀鄉人迎謁歎息或爲感泣一時名士皆賦詩
以記其事器資詩略云河可以竭山可徙我翁不歸行
不已三往三復翁歸止翁行尙壯今老矣兒昔未生今
壯齒郭功甫詩略云父昔離家子方孕子得其父今壯
年胡弗歸兮死敢請慰我慈母心懸懸三往三復又十
載孝子執鞭方言還

四六談麈云四六施于制誥表奏文檄以便于宣讀多
以四字六字爲句宣和間多用全文長句爲對習尙之

久至今未能全變前輩無此體也此起于王咸平翰苑
之作人多倣之兼四六之義在于裁剪若全句對全句
亦何以見工以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
方安帖太祖郊祀陶穀作赦文不以籩豆有楚對黍稷
惟馨而曰豆籩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近世王
初寮作寶籙宮青詞云上天之載無聲下民之虐匪降
時人許其裁剪

宋景文筆記云文有屬對平側用事供公家一時宣讀
施行似健快然不可施于史傳余修唐書未嘗以唐人

一詔一令載者惟捨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于篇
大抵史近古對偶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如粉黛飾壯
士笙匏佐鼙鼓非所施也

呂氏童蒙訓云龔殿彥和清介自立少有重名元祐
間簽判瀛州其弟大壯尤特立不羣曾子宣帥瀛欲見
不可得一日徑過彥和邀其弟出不可辭也遂出相見
卽爲置酒從容終日乃去因題詩壁間云自慚太守非
何武得向河陽見兩龔近時貴人如子宣之能下士亦
難及也

東臯雜錄云青社表海亭取太公表東海之義元祐初
曾子宣爲守鼎新之賦詩云表海風流舊所聞青冥飛
觀一番新山河十二名空在簪履三千迹已陳極目烟
嵐九霄近滿川樓閣萬家春由來興廢南柯夢且喜登
臨屬後人

文昌襍錄云工部王侍郎云昨謫守單州後圃有宓子
賤琴臺爲一郡之勝獨此可以銷憂且有詩云琴聲久
逐秋雲去臺勢空隨古堞高旣召還見于垂拱殿與呂
資政同班殿廬因話琴臺後數日呂遂知單州甚可異

也

許彥周詩話云蘇太監作文饒敖作鴻溝詩云置俎均
牢免裘冠信沐猴方矜几上肉已隋幄中等海嶽歸三
尺衣冠閱一丘路人猶指似山下是鴻溝

四六談塵云綦叔厚草蜀將制曰已失秦川之險敢云
蜀道之難辛炳爲中司遠作彈文曰川猶未失也綦自
辨其語上曰朕知之矣卿所言者我能往寇亦能往

復齋漫錄云劉偉明贈熊待制詩云西清寓直荷爲橐
在蜀宣風繡作衣益南史劉杳傳著紫荷橐事見張安

世傳持橐簪筆之意而偉明乃以荷爲芰荷之荷何邪
東臯雜錄云李誠之才致高妙守邊有威信熙寧初荆
公用事議論不合退居汶上題詩云燕子知時節還尋
舊宇歸新人方按曲不許傍簾飛嘗作昭陵挽詞云堯
民喪考無生意杞國憂天有壞時聞道宗祧歸聖嗣一
時收淚賀重熙其他佳句甚多

東坡云過太平州見郭祥正言嘗從章惇入梅山溪洞
中說降其首領見洞主蘇母家有神畫被服如士大夫
事之甚嚴問之云此知桂州李大夫也問其名曰此豈

可名哉扣頭稱死罪數四卒不敢名徐考其年月本末則李師中誠之也誠之嘗爲提刑桂府爾吾識誠之知其爲一時豪傑也然小人多異議不知夷獠乃爾畏信之彼其利害不相及爾

許彥周詩話云晁無咎在崇寧間次李誠之長短句韻以弔誠之曰射虎山邊筍舊迹騎鯨海上追前約便與江湖永相忘還堪樂不獨用事的確其措意高古深悲而善怨似離騷故特錄之

復齋漫錄云王公韶少日讀書于廬山東林裕老庵庵

前有老松因賦詩云綠皮皴剝玉嶙峋高脚分明似古人解與乾坤生氣概幾因風雨長精神裝添景物年年換擺揮窮愁日日新惟有碧霄雲裏月共君孤影最相親王荆公爲憲江東過而見之大加稱賞遂爲知己茗溪漁隱曰蔡寬夫詩話云盧龍圖秉少豪逸熙寧初遊京師久不得調嘗作書曰青衫白髮病參軍旋羅黃梁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何須騎馬傍人門荆公一見曰此亦非碌碌者卽薦用之前此蓋未嘗相識也又石林詩話云劉季孫初以右班殿直監饒州酒荆公爲

憲江東巡歷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裡閑說與傍人應不解杖藜攜酒看支山大稱賞之卽召與語嘉歎之久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荆公以三詩而取三士其樂善之心今人所未有也吾故表而出之

許彥周詩話云鮮于子駿作九誦東坡大稱之云友屈宋于千載之上觀堯祠舜祠二章氣格高古自東漢以來鮮及前輩稱贊人略緣實也

復齋漫錄云王綵輔道觀文韶子也徽宗朝妄奏天神

降于家卒以此受禍人以其父熙河妄殺之報耳嘗爲漁家傲詞云日月無根天不老浮生總被消磨了陌上紅塵常擾擾昏復曉一場大夢誰先覺洛水東流山四遶路傍幾個新華表見說在時官職好爭信道冷烟寒雨埋荒草

詩說雋永云孫伯野宣和間爲中書舍人論麗人入貢所過騷動貶散官居于蘄州許崧老時爲給事中乃封駁曰孫傳山東野人乞從未減楊時可時爲省郎以詩送孫曰清議豈徒光四戶直聲應已到三韓黃門有手

能批敕太學無人爲舉幡四六談麈云孫伯野論麗人
搔擾中批云至乃用蘇軾語全無顧忌孫表云不知言
語之合前人但見裔夷之負中國

茗溪漁隱曰宣政間京師置四輔郡拱州東輔也先君
時爲宗學官從凡孝著遊學拱輔因有書來先君寄之
以詩曰東輔書初至西宮夜正寒感時嗟阻濶喜汝報
平安學耨知兼力辭淳發巨瀾三冬文史足軒翥未應
難

復齋漫錄云韓子蒼喜吳可小詩東風可是閑來往時

送江梅一陣香殊不知張芸叟茶麈詩云晚風亦自知
人意時去時來管送香吳取此耳

茗溪漁隱曰胡宿詩風花飛有態烟絮墜無痕張先詞
柳徑無人墜飛絮無影二人詩詞頗相類

三山老人語錄云孫元中啟事云好事多載酒殺時念
揚雄之句諸公盡登臺省誰憐鄭老之窮對偶亦新奇
復齋漫錄云翟嗣宗尉臨淮頗爲監司所窘遂於臨淮
館驛題蜘蛛詩其序云偶見蜘蛛因成四韻織絲來往
疾如梭長愛騰空作網羅害物身心雖甚小漫天網紀

亦無多林間宿鳥應嫌汝簾外飛蛾亦懼他莫學螳螂
捕蟬勇須知黃雀奈君何林子中時爲發運過而見之
召而誚責且戒以無爲浮薄因薦之于朝云

復齋漫錄云王直方詩話記徐師川早朝詩內一聯云
黃氣遠臨天北極紫宸住在殿中央以余觀之乃全是
杜子美玉几猶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央一聯也

詩說雋永云徐師川贈鄭公實諶詩云平生不喜劉蕡
策色色人中自有人又云字得蘇黃妙文薰班馬香鄭
有詩集其間與張嘉父唱酬頗多茗溪漁隱曰師川因

鄭諶而進致身樞府東湖集中與鄭唱酬亦多如誰家
竹可欸何處酒難忘皆一時唱酬之詩也贈張仲宗云
詩如雲態度人似柳風流題千生畫云故山黃葉下夢
境白鷗前此集中好句也

詩說雋永云丁未之春汴清淮濁錢遜叔登淮山樓詩
云華戎變氣俗淮汴倒清渾徐師川詩云淮流漲後濁
汴水淺來清

呂氏童蒙訓云呂與叔嘗作詩云文如元凱徒稱僻賦
似相如止類能唯有孔門無一事只傳顏氏得心齋橫

渠讀詩詩云置心平易始知詩楊中立云知此詩則可
以讀三百篇矣

復齋漫錄云吳丞相敏十歲時遊山寺賦詩云古木霜
根重殘僧雪頂深棟梁元剝落香火半消沉在真州時
贈吳正仲詩先生古人風文字祖西漢不令萬錢食亦
合五花判

四六談塵云汪退傳初坐陳東歐陽澈事降官後復以
啟謝廟堂時相作荅啟云一男子之上書人何足道諸
大夫曰可殺公豈容心熊太學叔雅之詞也陸逸中德

先宣和間再爲中執法嘗彈蔡條范丞相建炎間答其
啟云久居言路評彈多權貴之臣屢掌文衡登拔皆純
正之士范射策陸曾謂其不純正舒起居清國之詞也
師友談記云友人董耘饋長沙猫笋薦以享太史公太
史公輒作詩爲賦因筍寓意且以爲贈爾其詩曰穿雲
斲石遠林空來涉烟波萬萬重實比梧桐能食鳳籜翻
風雨便成龍一枝未許塵鞍掛千畝終留渭水封陋巷
菜羹知不稱君王玉食願時供薦卽和之亦以寓自興
之意且述前相知之情焉其詩曰節藏泥滓氣凌空薦

祖寧知肉味重未許韋編充簡冊也勝絲縷誑蛟龍短
萌任逐霜刀重美榦須煩雪壤封他日要令高士愛不
應常奉宰夫供秦少游亦和之曰楚山春筍斲雲空北
客常嗟食不重秀色可憐刀切玉清香不斷鼎烹龍論
羹不愧葍千里入貢常隨傳一封薄祿奉親甘旨少滿
苞時賴故人供茗溪漁隱曰李方叔稱范淳父爲太史
公以其爲國史修撰故也

茗溪漁隱曰詩選云朱喬年絕句春風吹起籜龍兒戩
戩滿山人未知急喚蒼頭斲烟雨明朝吹作碧參差蓋

前人有詠筍詩云急忙且喫莫踟躕一夜南風變成竹
喬年點化乃爾精巧余觀魯直已先有此句從斌老乞
苦筍云煩君更致蒼玉來明日風雨皆成竹前詩並蹈
襲魯直也

詩說雋永云晁冲之叔用樂府最知名詩少見于世政
和未先公爲御史朱深明爲郎官其謝先公寄茶兼簡
深明詩曰諫議茶猶寄郎官迹已疎斜封三道印不奉
一行書會遠長安去終臨顧渚居大江清見底爲問渴
如何

詩說雋永云蔡攸入燕其父魯公寄詩云百年盟誓宜
深慮六月王師盍少休緇衣堂下清風滿早早歸來醉
一甌茗溪漁隱曰蔡京知伐燕之役爲不可胡不以告
于上但形于詩句以沽名其不忠之甚歟

復齋漫錄云西清詩話記其父蔡元長喜周邦彥祝壽
詩云化行禹貢山川外在周公禮樂中余以爲此乃
模寫東坡藏春塢詩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履
中是也

四六談麈云靖康間劉觀中遠作百官賀徽廟還京表

云漢殿上皇本是野田之叟唐朝肅帝又非揖遜之君
何桌文縝索筆塗之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擁篲却行
陋未央之過禮執鞚前引笑靈武之曲恭康執權平仲
在揚州草宗開封制云想望夷門未泯葱葱之佳氣顧
瞻淮甸安能鬱鬱而久居

茗溪漁隱曰閩中近時刊行詩話總龜卽舒城阮閱所
編詩總也余家有此集今總龜不載此序故錄于此云
余平昔與士大夫遊聞古今詩句膾炙人口多未見全
本及誰氏所作也宣和癸卯春來官郴江因取所藏諸

家小史別傳雜記野錄讀之遂盡見前所未見者至癸卯秋得一千四百餘事共二千四百餘詩分四十六門而類之其播揚人之隱慝暴白事之曖昧猥陋太甚雖黃無實者皆略而不取至其本惟一詩而記所取之意不同如栗爆燒瓊破猫跳觸鼎翻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載所作之人或異如幾夜礙新月半江無夕陽斜陽如有意偏傍小窓明如此之類皆兩存之若愛其造語之工而舉一聯如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不知其全篇亦有喜其用字之當而論一字如惠和官尙小師

達祿須干不知其所引自誤如此之類咸辨證之然皆前後名公鉅儒逸人達士傳諸摺紳間而著以爲書不可得而增損也但類而總之以便觀閱故名曰詩總倦游歸田幅巾短褐松窓竹几時卷舒之以銷閑日不願行于時也世間書固未盡於此後有得之者當續焉宣和五年十一月朔舒城阮閱序
茗溪漁隱曰王周士和人詩云人情千里白頭浪世事幾番黃葉風宋大觀題巖子陵祠堂云英姿凜凜都如在盛夏釣臺風月寒石敏若新蟬云滿身美蔭抱高柳

問汝適從何處來初寮集載其父投壺云勢如高捧金
徒箭聲似連鏗玉殿籤皆善造語亦可喜也
了齋集云余讀左經臣詩編有招友人之句云一別又
經無數日百年還得幾多時非特詞意清逸可玩味也
老子世途幻景迅速讀此二語能無警乎
許彥周詩話云楊舜韶名友夔長僕十餘歲向同在姑
蘇時盜賊發孫堅墓楊作詩云闔廬城邊荒古丘昔誰
葬者孫豫州久無行客爲下馬時有牧童來放牛嗚呼
舜韶今亡矣他詩皆工必傳於世也

復齋漫錄云東魯孔傳字聖傳先聖之裔而中丞道輔
之孫也爲人博學多聞取唐以來至于吾宋詩頌銘贊
奇編輿錄窮力討論纖芥不遺撮其樞要區分彙聚有
益于世者續唐白居易六帖謂之六帖新書韓子蒼爲
篇引以爲孔侯之書如富家之儲材棟榱枅拱雲委山
積匠者得之應手不窮其用豈小至貪多務得晦而不
出幸人之不知以成己之名者此侯之所耻也荅溪漁
隱曰六帖新書出于東魯兵火之餘南北隔絕其本不
傳於江左使學者弗獲增益聞見惜哉近時有細素雜

記學林新編藝苑雌黃此三書皆相類辨正古今訛舛
校定史傳得失誠有補於學者吾于叢話固嘗采摭云
司馬文正公目錄云章郇公得象爲職方知洪州罷歸
丁晉公與楊文公博召數人皆不至丁以爲二人博無
歡楊曰有章職方者善博可召之旣至丁不勝輸銀器
數百兩章初無喜色亦不辭他日又博章輸銀器數百
兩亦無吝色丁由是佳其有度量援引以至清顯楊亦
嘗稱郇公他日必爲公台厚遇之

茗溪漁隱曰三朝正史云楊億祖文逸爲唐玉山令億

將生文逸夢一道士自稱懷玉山人未幾億生有紫毛
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本朝名臣傳云母章氏始生億
夢羽衣人自稱武夷君託化旣誕則一鶴雛盡室驚駭
貯而棄之江其叔父曰我聞間世之人其生必異追至
江濱開視則鶴蛻而嬰兒具焉體猶有紫毳尺餘旣月
乃落二書所紀不同予謂名臣傳其言怪誕良甚當以
正史爲是也

東臯雜錄云時邦美陽武人父爲鄭州牙校補軍將吏
部差押綱至成都時年六十四婦方四十餘未有子謂

其夫曰我有白金百星可攜行至蜀求一妾歸冀得子
爲身後計父至成都輪納畢訪牙僧見一女甚端麗詰
其家世不對窺見以布總髮怪問之悲泣曰父本都下
人爲雅州掾官卒扶護至此不能歸鬻妾欲辦裝耳父
惻然攜金往見其母以助其行又爲幹行計同上道路
中謹事掾妻如部曲至都下僦居菽殯畢方辭歸妻迎
問買妾狀具以實告未幾妻有孕一夕夢有數人披衲
襖輿一金紫人留堂中及旦邦美生後堂犬亦生九子
故小字十狗後登進士第一官至吏部尙書

四六談塵云靖康間京兆尹程伯起謝賜出等牙簡表
云看山拄頰敢爲晉士之清狂上馬投囊豈有唐賢之
風度汪彥章詞也翟公巽以陳通之亂自越援杭其謝
降官表云豈比越人坐視秦人之瘠欲安劉氏固知晁
氏之危李漢老坐其兄會稽失守落職謝表云包胥不
食而哭秦素心猶在李陵得當而報漢後效難期席大
光罷參政爲潭帥謝表云暴揚之惡初過干共兜播告
之詞忽同於方召

詩選云蘇庠養直嘗盛夏追涼方與客對棋有衣褐者

特謁云羅浮山道人江觀潮未及起迎道人直造就坐
旁若無人養直驚愕問所從來答曰羅浮黃直人以公
不好世人之所好烝母已成令某持丹度公可服之袖
中出一小盒藥黃色而膏融養直遲疑問道人曰此丹
非金非石乃真烝煉成疑卽且止俟有急服之出門徑
去俄頃不見養直以丹置佛室後與客飲醉後食蜜雪
和以龍腦一夕暴下而卒所親記道人之言亟取丹視
之其堅如石磨以飲之卽甦自是康強異常齒落者復
生髮白者再黑日枯者更明紹興十七年歲旦日與家

人酌別且告辭鄰里二日東方未明披衣曳杖出門行
步如飛妻孥奔逐僅能挽其衣則已逝矣茗溪漁隱曰
洪慶善與養直皆丹陽人予以問慶善慶善云初無此
事乃曾端伯得之傳聞之誤耳余于後湖集序嘗言之
云不待訪丹砂于岫嶼依羽人于丹丘而羅浮之客九
轉之丹至矣僕馳書問之且丐錄近詩居士答言頃得
方士神藥奪命鬼手中服食以來哦詩結字無復餘習
矣養直後以壽終亦無他異端伯之言不可信也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劉貢父言李宥知江寧府遭火疑

軍士爲變不救遂燔市里寺觀府庫皆盡宥令幕職方
龜年作表奏內曰不意禍起蕭牆釁生回祿時新有衛
士之變朝廷惡其言由是州官得罪皆重以宥年老直
除分司

元城先生語錄云先生平日皆莊語有一雅謔漫記之
先生爲諫議大夫日值除一執政姓胡名不欲記之先
生再三論列文字不降出時劉貢父爲給事中先生于
朝路見之問曰昨晚有甚文字降出貢父曰豈非器之
于新除有異聞乎先生曰然若遲回不去當率全臺諫

攻之孔子所謂鳴鼓而攻之者貢父應聲曰將謂是暗
箭子元來是鳴鼓兒聞者皆啟齒先生素嚴毅亦有笑
容又曰貢父好譎然立身立朝極有可觀故某與之交
遊

復齋漫錄云王直方詩話記陳輔題湖陰先生壁詩云
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見而笑曰此
戲君爲尋常百姓耳然余觀山谷有詩答直方送並蒂
牡丹云不如王謝堂前燕會見新粧並倚欄若以荆公
之言則直方未免爲山谷所戲正苦不自覺耳

詩說雋永云石藏用劉寅俱擅醫名石喜用熱藥劉喜用涼藥京師爲之語曰藏用篋中三斛火劉寅匣內一壺水龍川略志云彭山有隱者通古醫術與世諸醫所用法不同人莫之知單驤從之學盡得其術遂以醫名於世治平中予與驤過廣都論古今術同異驤旣言其略復歎曰古人論五臟六腑其說有謬者而相承不察欲以告人人罕信者古說左腎其腑膀胱右腎命門其腑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胞以理推之三焦當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藏無形不亦大

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繫若其無形尙何以藏繫哉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然慾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臟輸瀉而出故號此腑爲三焦耳世承王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爲長太息也予甚異其說後爲齊州從事有舉子徐道者石守道之壻也少嘗學醫療病有精思予爲述驤之言道喜曰齊嘗大飢羣凶相鬪割而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脈全者遁以學醫故往觀

其五臟見右腎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脈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意此卽導引家所謂夾脊雙關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爲三焦也單君之言與所見懸合可以正今人之謬矣

上庠錄云元祐間馬涓張庭堅等四人擅名太學時號四俊劉燾湖州人年少亦自負初補太學生聞而慕之以刺謁曰不識可當一俊否涓等哂之燾復曰何得是名涓等設詭計以困之曰每試當預約一字限於程試中用之善者乃預旣而私試之燾請字涓曰第一句用

將字其時策問神宗實錄燾對曰秉史筆者權猶將也雖君命有所不受而况其它乎後果爲第一聞者服之因曰燾曰挨屍俊

復齋漫錄云劉韜始爲尉於洪之豐城性不飲酒飲則面色爲之烘然時郡推官泐檄抵邑能飲啖與公同會以諺語戲公曰小器易盈真縣尉答曰窮坑難滿是推官

詩說雋永云李伯紀爲行營使時王仲時張仲宗俱爲屬王頎長張短小白事相隨一館職同在幕下戲云欲

行營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

東臯雜錄云葉祖義少游太學有俊聲滑稽無窮嘗戲作詩云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盧仝月蝕詩

上庠錄云政和丙申殿試何棗為狀元潘良貴次之皆年少有丰貌而第三人郭孝友頗古怪唱名日呵出御街觀者皆曰狀元真何郎榜眼真潘郎第三人真郭郎也

文昌雜錄云昔見故老言有一朝士好為諧謔嘗云近求得一對的似有理曰躁因修賀刺怒為答空書聞者

無不大噱

漁隱叢話卷三十六終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七

大梅

傳燈錄云師住天台山梅子貞舊隱一僧入山迷路問
 曰和尚在此山多少時也師曰只見四山青又黃又問
 出山路什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僧歸說似鹽官鹽官令
 僧去請師出山師有偈云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
 不變心樵客遇之尤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大寂聞師
 住山乃令一僧到問云和尚見馬師得個什麼便住此
 山師云馬師向我道卽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云馬

師近日佛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
非佛師云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
只管卽心卽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云大衆梅子熟也
若溪漁隱曰韓子蒼送僧住梅山詩寺門岑寂知何許
想對千岩萬壑開待得梅山梅子熟不辭先寄一枝來
用前事也

天衣

僧寶傳云懷東游至翠峯翠峯衆盛懷當營炊自汲澗
折擔悟旨顯公印可以爲奇辭去久無耗有僧自淮上

來曰懷出世鐵佛矣顯使誦提唱之語曰譬如雁過長
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情顯激賞久
之

端師子

僧寶傳云端師子始見弄獅子者發明心要則以彩帛
像其皮時時著之因以爲號秦少游聞其道高請升座
端以手自指曰天上無雙月人間只一僧一堂風冷淡
千古意分明少游首肯之能誦法華經必得錢五百乃
開帙日誦數句卽持錢地坐去其缺薄者易之而去好

歌漁父詞月夕必歌之達旦有狂僧回頭和尚以左道
鼓動流俗士大夫亦安其妄方對丹陽呂公肉食端徑
至指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不能遽對端捶其
頭推倒乃行又有妖人號不托掘秀州城外地有佛像
建塔其上傾城敬信端見堪住曰如何是佛不托擬議
端趨之而去章相子厚請升座使俞秀老撰疏敘其事
曰推倒回頭趨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
先聞端聽僧官宣至此以手擲榆曰止乃引聲吟曰本
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大眾禱然稱善端顧

笑曰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山谷云釣魚船上謝三郎雙鬢已蒼蒼莎衣未必貴不
肯換金章汀草畔浦花傍靜鳴根自來往好箇漁父家
風一片瀟湘金華俞秀老作此篇道人多傳之非道意
岑寂其語不能如是茗溪漁隱曰傳燈錄云元沙福州
閩縣人姓謝氏幼好垂釣泛小船於南臺江狎諸漁者
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棄釣艇投芙蓉山訓禪師落髮
秀老用其事也

參寥

復齋漫錄云參寥詩可人惟有秦淮月出沒涓涓波浪
中子瞻送蜀僧詩當時半破峩嵒月還在平羌江水中
二意偶同

復齋漫錄云唐僧皎然答李季蘭詩天女來相試將花
欲染衣禪心竟不起還捧舊花歸乃悟參寥答妓詩禪
心已作沾泥絮肯逐東風上下狂之意

茗溪漁隱曰冷齋夜話謂道潛作詩追法淵明其詩有
逼真處曰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
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余細細味之句格固

佳但不類淵明語豈得謂之逼真處若東坡和陶詩前
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此方是逼真處惠洪不善評詩
其言豈足憑哉

洪覺範

茗溪漁隱曰僧寶傳覺範所撰也但欲馳騁其文往往
多失事實至于作贊又襍以詩句此豈史法示褒貶之
意乎其詩有云行盡湘西十里松到門却立數諸峰崇
公事跡無尋處庭下春泥見虎踪又云廬山殿閣如生
成食堂處處禪床折我比三門似冷灰盡日長廊卷風

葉又爲奇語云如月照衆水波波頓見而月不分如春
行萬國處處同時而春無迹但其才性疑爽見于言語
文字間若于禪門本分事則無之也

冷齋夜話云予留南昌久而忘歸獨行無侶意緒蕭然
偶登秋屏閣望西山于是浩然有歸志作長短句寄意
其詞曰城裏久偷閑塵浣雲衫此身已是再眠蠶隔岼
有山歸去好萬壑千岩霜曉更凭欄滅盡晴嵐微雲生
處是茅菴試問此生誰作伴彌勒同龕

復齋漫錄云臨川距城南一里有觀曰魏壇蓋魏夫人

經遊之地具諸顏魯公之碑以故諸女真嗣緒不絕然
而守戒者鮮矣陳虛中崇寧間守臨川爲詩曰夫人在
兮若冰雪夫人去兮仙踪滅可惜如今學道人羅裙帶
上同心結洪覺範嘗作長短句贈一女真云十指嫩抽
春筍纖纖玉軟紅柔人前欲展強嬌羞微露雲衣霓袖
最好洞天春晚黃庭卷罷清幽凡心無計奈閒愁試撚
花枝頻嗅

許彥周詩話云近時僧洪覺範頗能詩其題李愬畫像
云淮陰北面師廣武其氣豈止吞項羽公得李祐不肯

誅便知元濟在掌股此詩當與黔安並驅也頃年僕在
長沙相從彌年其他詩亦甚佳如云含風廣殿聞碁响
度日長廊轉柳陰頗似文章巨公所作不類衲子又善
作小詞情思婉約似秦少游至如仲殊參寥雖名世皆
不能及

清順

復齋漫錄云冷齋夜話記西湖僧清順詩久從林下遊
頗識林下趣從渠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閑來石上眠落
葉不知數一鳥忽飛來啼破幽寂處予見子蒼言後四

句不同云困卽蟠石眠莫省落花數惟聞犬吠聲更入
青蘿去後兩句雖不同無害第落葉不知數一句不可
蓋初夏間未應落葉之多耳茗溪漁隱曰惟聞犬吠聲
更入青蘿去乃惠詮詩東坡嘗和之云惟應山頭月夜
夜照來去皆是也子蒼之言復齋之記皆誤也

緇黃襍記

復齋漫錄云前輩好稱僧悟清詩鳥歸花影動魚沒浪
痕圓以爲句意皆新然余讀後梁沈君攸臨水詩云花
落圓紋出風急細流翻乃知魚沒浪痕圓之句出于此

塵史云劉氏傳記載煬帝既誅薛道衡乃云尙能道空
梁落燕泥否蓋道衡詩嘗有是句楊公談苑載僧希書
北宮書亭云花露盈虫穴梁塵墮燕泥予以爲鍊句雖
工而致思不逮于薛矣

復齋漫錄云元豐未張詵樞言龍圖之守杭也一日宴
客湖上劉涇巨濟僧仲殊在焉樞言命卽席賦詩曲巨
濟先唱云憑誰妙筆橫掃素縑三百尺天下應無此是
錢塘湖上圖仲殊遽云一般奇絕雲淡天高秋夜月費
盡丹青只這些兒畫不成樞言又出梅花邀二人同賦

仲殊卽作前章云江南二月猶有枝頭千點雪邀上芳
樽却占東君一半春巨濟不復繼也後陳夔善云我爲
續之曰尊前眼底南國風光都在此移過江來從此江
南不復開

古今詞話云東坡守錢塘劉巨濟赴處州道過錢塘東
坡留飲于中和堂僧仲殊與焉時堂之屏有西湖圖東
坡遽索牋管作減字木蘭花曰憑誰妙筆橫掃素縑三
百尺天下應無此是錢塘湖上圖以後疊屬巨濟辭遜
再三遂以屬仲殊繼曰一般奇絕雲淡天高秋夜月費

盡丹青只這些兒畫不成東坡大稱賞之茗溪漁隱曰
此詞首句云憑誰妙筆橫掃素縑三百尺則是初無此
西湖圖姑言之耳詞話乃云中和堂屏有西湖圖可見
其附會爲說全與詞意不合以此驗之其以爲東坡作
亦必妄言當以復齋爲正也

許彥周詩話云晦堂心禪師初退黃龍院作詩云不住
唐朝寺閑爲宋地僧生涯三事衲故舊一枝藤乞食隨
緣過逢山任意登相看莫相笑不是嶺南能此詩深靜
平實道眼所了非世間文士詩僧之所能彷彿也

詩說雋永云泉州僧慶老有詩云交情老去淡如水病
骨秋來瘦似松真方外語也

茗溪漁隱曰予嘗愛政黃牛山中偈云橋上山萬層橋
下水千里惟有白鷺鷥見我長來此造語平易不加雕
斲而清勝之景閑適之意宛然在吾目中矣

復齋漫錄云西清詩話取瘦權谷口未斜日數峯生夕
陰之句然宋之問詩云日落西山陰衆草起寒色權意
取此沈約登元鶴樓詩亦云雲來片嶺黑日下半溪陰
茗溪漁隱曰癩可東溪集有詩云偃步入蘿徑綿延趣

最深僧居不知處彷彿清磬音石梁邀屢度始見青松
林谷口未斜日數峰生夕陰淒風薄喬木萬竅作龍吟
摩挲綠苔石書此慰幽尋復齋以爲瘦權詩誤矣
茗溪漁隱曰汪彥章龍溪集有霜餘溪上四絕癩可東
溪集亦有霜餘溪上五絕內四絕卽龍溪集中詩但一
絕不是所謂故人江北江南岸者餘皆同之不知竟誰
作邪四絕中其一云水似秋蛇巧作蟠山如濃翠擁高
鬢清風明月元無主乞我烟蘿茅數間殊清駛可愛
筆談云知道者苟未至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效驗

尹師魯自直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自
言以靜退爲樂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師
魯頓若有所得自爲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文
正公守南陽少日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
文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炎在座炎老人好佛
學文正以師魯書示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乖理殊
可怪也宜往見之爲致意開譬之無使成疾炎卽詣之
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道文正意尹笑曰何希
文惟以生人見待洙死矣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

炎急使人馳報文正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
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
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仍問其後事師魯曰此在公耳
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
恐怖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矣尙未能
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進退兩忘猶存于胷中歟
茗溪漁隱曰余讀劉興朝悟道發真集其言曰余少治
儒術長登仕版蓋未嘗信佛也三十有二歲見東林長
老總公與之語七日始生信焉卽取其書讀之三年蓋

恨其信之之晚也然循其理而體會則似悟還迷依其
法而行持則暫靜還擾旣而閱傳燈錄始知佛有法眼
妙心密相付囑而達摩西來單傳此事衆生悟者可以
見性而了心其後發明此事但覺境界非常取證道歌
讀之句句盡是吾之心地讀至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
圓光色非色如是希奇之事吾今已得現前任是千聖
出來也須退步始得示人以偈曰世間多少英雄漢終
日迷頭没人喚可憐眼底黑漫漫不見驪珠光燦爛過
今晡又來日不覺年華暗中換急擡頭高着眼徑寸不

在蚌中產靈利男兒薦得時好笑教渠腸欲斷又有詩
云今古堂堂此事同歸因處處獲圓通片心豁去滄溟
窄雙眼開來宇宙空出海銀蟾光動地離弦金鏃疾追
風須知佛祖埋藏後坐斷千崖是此翁

蘇子由云聰禪師昔以講誦爲業晚游淨慈本師之室
誦南岳思大和尚口吞三世諸佛語迷悶不能入一日
爲本燒香本曰吾疇昔爲汝作夢甚異汝不悟將死不
可不勉師茫然不知所謂旣而禮僧伽像醒然有覺知
三世可吞無礙也趨往告本本曰向吾夢汝吞一世界

吞一剃刀汝今日始從迷悟是始出家真吾子也乃擊
鼓升座爲衆說此事聰作禮涕泣而罷聰往高安聖壽
禪院余嘗從之問道聰曰吾師本公未嘗以道告人皆
聽其自悟吾今亦無以告子余從不告門久而入道乃
爲頌曰道不可告告卽不得以不告告是真告敷香巖
辭去得之瓦礫臨濟不喻至愚而悉非愚非瓦皆汝師
力有不至此是非出家夢吞剃刀髮落如花游行四方
物莫能遮終亦不告獨障其邪弟子度者數如恆河沙
茗溪漁隱曰禪門須是悟入方爲究竟倘不爾亦安能

七縱八橫去處自在也哉余觀劉興朝見惠棟冲老冲
爲焚香設誓曰我法中自有悟門若也以無爲有卽是
誑汝吾當永墮無間地獄吾將此身設大誓願願汝此
去堅信不退他日有見方表斯言又龍門言有李提刑
者將傳燈錄白先師云某素留心此道每看此錄多有
不會處望一一開示先師云此事不如是理會須有省
悟始得若有省悟無有不會者自不消問人若無省悟
祇那會處亦未是在二大士之言真得其要矣
茗溪漁隱曰陳體常答黃冕仲二書敘學佛之旨深切

著明余嘗三復其言歎其有理恨未能盡行也體常又
有頌六首今錄二首其一云密坐研窮省細微到頭須
是自忘機應無祖佛能超越豈有冤親更順違歷歷孤
明尤認影巍巍獨步尚披衣翻嗟會得照靈者也道尊
師得旨歸其二云個中端的有誰知知者歸來到者稀
卽見卽聞還錯會離聲離色轉乖違山青水綠明元旨
鶴唳猿啼顯妙機有意覓渠終不遇無心到處盡逢伊
冷齋夜話云陳瑩中北歸過南昌言鄒志完在韶州極
精進閉門誦華嚴經舍利生袖間此真入信他日誦華

嚴經於觀音像前有修竹三根生像之後志完揭茅出之不可乃垂枝覆像如世所畫寶陀岩竹今猶無恙詔人高鑱之以爲過客游觀北還至永州澹山岩有馴狐凡貴客至則鳴志完將至而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以狐鳴爲言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岩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馴狐戲學仙伽客一夜飛鳴報老禪

法藏碎金云太白夜懷有句云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潘祐獨坐有句云凝神入混茫萬象成虛空予愛二子吐辭精敏之力入道深密之狀合而書之聊資已用

茗溪漁隱曰余觀誌公十二時頌自非深悟上乘同佛知見豈能作此語也是時達磨猶未西來誌公已明此理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誌公沒于天監十三年而達磨以普通八年至金陵由此之魏傳佛心印禪宗方興近世學佛者往往忽此頌而弗觀蓋貴耳而賤目耳予嘗手書此頌置之座右朝夕味之尤愛其最後一首云雞鳴丑一顆明珠圓已久內外推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不見頭又無手世界壞時終不朽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這如今誰動口以至三祖信心銘永嘉證

道歌皆禪學之髓初地之人其可弗觀乎

東臯雜錄云漣水天長寺婁道者塔靈爽甚著行狀云
觀音化身也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皆嘗召至京師欲留
之不可曰臣與漣水人有宿緣不歸淮水必爲暴漣人
魚矣許之皆賜御筆至今匣藏寺中真宗召入禁中時
欲立章獻未決命嬪御出見師閱之凡二百許人皆無
語至章獻挽之曰陛下可善遇此人能與陛下主家計
真宗竒之意遂定及章獻垂簾又召至錫賁不貲復歸
有新知軍入境雅不喜師遂告其徒緣盡當滅知軍疑

其詐死命焚之凡三日衣裓不動其徒禱曰師不違衆
願不若應火化忽雷雨驟作水滿庭薪火皆滅口中出
白烟自焚立盡而目睛舌根不壞舍利無數邦人葬其
骨淮岸目睛舌根舍利藏塔下至今淮水漲溢至塔卽
止後賜塔額許歲度兩僧

僧寶傳云言法華者莫知其所從來相傳言誦法華經
故以爲名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儲未立天下寒心
諫官范鎮首發大議乞擇宗室之賢者使攝儲貳以待
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典宿衛尹京邑以繫天下之望并

州通判司馬光亦以爲言凡三上疏一留中二付中書
上夜焚香默禱曰翌日化成殿具齋虔請法華大士俯
臨無却清旦上道衣凝立以待俄馳奏言法華自右掖
門徑趨將至寢殿侍衛呵止不可上笑曰朕請而來耳
有頃至輒升御榻跣而坐受供訖將去上曰朕以儲
嗣未立大臣咸以爲言侵尋暮晚嗣息無有期一決之
師索筆引紙連書曰十三十三凡數十行擲筆無他語
皆莫測其意其後英宗登極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方
驗前言也

東臯雜錄云裴休與黃蘗爲忘年友一日同行宛水上
見有駕柴車過隄下泥深牛憊鞭之不已休方止其鞭
者蘗遽曰不可不重打兩脚時勸不得四脚時不肯行
也好打

三山老人語錄云明州妙音僧法淵爲人佯狂日飲酒
市肆歌笑自如丐錢于人得一錢卽欣然以爲足得之
多復與道路廢疾窮者能言人禍福無不驗人疑其精
于術數故號淵三命發言無常及問之掉頭不顧惟云
去去有喪之家必往哭之葬則送之無貧富皆往莫測

其意人以為狂又號曰顛僧大覺禪師初住育王開堂
僧倨然出問話人莫不竊笑大覺問顛僧是顛了僧僧
了顛答云大覺是大了覺覺了大大覺嘿然眾皆驚駭
一日忽于市相別攜酒一壺至郡守宅前據地而飲觀
者千餘人酒盡懷中出頌一首欲化去眾皆引聲大呼
云不可於此遂歸妙音跌坐而化頌曰咄咄平生顛蹶
欲問臨行爐中大雪真相至今存焉

東臯雜錄云蓬州道士賈善翔字鴻舉能劇談善琴嗜
酒士大夫喜與之游東坡嘗過之戲書問曰身如芭蕉

心如蓮花百節疎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
未云鴻舉下語賈答曰老道士這裡沒許多般數張天
覺跋其後云去時八萬四千不知落在那邊若不斬頭
覓話誰知措大參禪

東臯雜錄云元豐中高麗遣一僧入貢頗辯慧赴筵設
葷酒自如命楊次公接伴一日出令曰要兩古人姓名
爭一物沙門曰古人有張良有鄧禹爭一傘良曰涼傘
禹曰雨傘次公曰古人有許由有晁錯爭一葫蘆由曰
油葫蘆錯曰醋葫蘆

四六談塵云政和間以僧爲德士冠服如道士有一長老升堂云石霜奪得裴休笏用在今朝曹溪留下祖師衣已爲陳迹又一長老乞入道表云一入蠻夷之風教遂亡父母之髮膚幾同去國之人忽見指天之斗倘得回心而嚮道便當合掌以擎拳

漁隱叢話卷三十七終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八

回仙自作傳云吾乃京兆人唐末累舉進士不第因游華山遇鍾離傳授金丹大藥之方復遇苦竹真人方能驅使鬼神再遇鍾離盡獲希夷之妙旨吾得道年五十第一度郭上竈第二度趙仙姑郭性頑鈍只與追錢延年之法趙性通靈隨吾左右吾惟是風清月白神仙聚會之時嘗游兩浙京汴譙郡嘗着白襴衫角帶左眼下有痣如人間使者筋頭大世言吾賣墨飛劍取人頭吾

聞哂之實有三劍一斷煩惱二斷貪嗔三斷色慾是吾
之劍世有傳吾之神不若傳吾之法傳吾之法不若傳
吾之行何以故爲人若反是雖攜手接武終不成道
苕溪漁隱曰回仙有沁園春一闕明內丹之旨語意深
妙惜乎世人但歌其詞不究其理吾故表而顯之云七
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已待時正一陽初動中宵漏永温
温鉛鼎光透簾幃造化爭馳虎龍交合進火功夫猶鬪
危曲江上看月華瑩靜有個烏飛當時自飲刀圭又誰
信無中養就兒辨水源清濁木金間隔不因師指此事

難知道要元微天機深遠下手速修猶太遲蓬萊路仗
三千行滿獨步雲歸

陸元光回仙錄云吳興之東林沈東老能釀十八仙白
酒一日有客自號回道人長揖于門曰知公白酒新熟
遠來相訪願求一醉實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也公見
其氣骨秀偉蹙然起迎徐觀其碧眼有光與之語其聲
清圓於古今治亂老莊浮圖氏之理無所不通知其非
塵埃中人也因出酒器十數於席間曰聞道人善飲欲
以鼎先爲壽如何回公曰飲器中惟鍾鼎爲大屈卮螺

杯次之而梨花蕉葉最小請戒侍人次第速斟當爲公
自小至大以飲之笑曰有如顧愷之食蕉漸入佳境也
又約周而復始常易器滿斟於前笑曰所謂尊中酒不
空也回公興至卽舉杯浮白常命東老鼓琴回乃浩歌
以和之又嘗圍棋以相娛止奕數子輒拂去笑曰祇恐
碁終爛斧柯回公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了無醉色是
夕月微明秋暑未退蚊蚋尙多侍人秉扇驅拂偶滅一
燭回公乃命取竹枝以餘酒噴之插于遠壁須臾蚊蚋
盡棲壁間而所飲之地洒然東老欲有所叩先托以求

驅蚊之法回公曰且飲小術何足道哉聞公自能黃白
之術未嘗妄用且篤於孝義又多陰功此予今日所以
來尋訪而將以發之也東老因叩長生輕舉之術回公
曰以四大假合之身未可離形而頓去惟死生去住爲
大事死知所往則神生于彼矣東老攝衣起謝有以喻
之回公曰此古今人所謂第一最上極則處也此去五
年復遇今日公當化去然公之所鍾愛者子偕也治命
時不得見之當此之際公亦先期而致謹勿動懷恐喪
失公之真性東老頷而悟之飲將達旦則甕中所釀止

留糟粕而無餘瀝矣回公日久不游浙中今已爲公而
來當留詩以贈然吾不學世人用筆書乃就擘席上榴
皮畫字題于庵壁其色微黃而漸加黑故其言有回仙
人題贈東老詩西隣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
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凡三十六字已而告
別東老啟關送之天漸明矣握手並行笑約異時之集
至舍西石橋回公先度乘風而去莫知所適後四年中
秋之吉東老微恙乃屬其族人而告之曰回公熙寧元
年八月十九日嘗謂予曰此去五年復遇今日當化去

予意明年今乃熙寧之五年也子偕又適在京師于薦
回公之言其在今日乎及期捐館凡回公所言無有不
驗

龍川雜志云予治平末泝峽還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
士以陰真君長生金丹訣石本相示予問之曰子知金
丹訣邪道士曰不知也然士大夫過此必以問之庶有
知之者予佳其意試問以燒煉事對曰養生有內外精
氣內也非金石所能堅凝四支百骸外也非精氣所能
變化欲事內必調養精氣極而後內丹成則不能死矣

然隱居人間久之或托尸解而去求變化輕舉不可得也蓋四大本外物和合而成非精氣所能易也惟外丹成則可以點瓦礫化皮骨飛行無礙矣然內丹未成內無以交之則服外丹者多死譬積枯草弊絮而置火其下無不焚者予甚善其說告之曰昔人有服金丹不幸赴井而死既而五臟皆化爲黃金者又有服玉屑死于盛夏而尸不敗壞者皆無內丹以主之也子之說信然哉後十餘年館于南京張公安道家有一道人陝人也爲公養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費數百千期年乃成公

喜告予曰吾藥成可服矣予謂公何以知其藥成公曰抱朴子言藥既成以手握之如泥出指間者藥功真成也今吾藥如是以是知其成無疑矣予爲公道仙都所聞謂公曰公自知內丹成則此藥可服若猶未也姑俟之公笑曰我姑俟之

龍川畧志云予兄子瞻嘗從事扶風開元寺多古畫而子瞻少好畫往往疋馬入寺循壁終日有一老僧出揖之曰小院在近能一相訪否子瞻欣然從之僧曰貧道平生好藥術有一方能以硃砂化淡金爲精金老當傳

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將不能爲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爲公若不爲正當傳矣是時陳希亮少卿守扶風而平生溺于黃白嘗于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得何也僧曰貧道非不悅陳卿畏其得方不能不爲耳貧道昔嘗以方授人矣有爲之卽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卽出一卷書曰此中皆名方其一則化金方也公必不肯輕作且勿輕以授人如陳卿謹勿傳也子瞻許諾歸視其方每淡金一兩視

其分數不足一分輒以丹砂一錢益之雜諸藥入甘鍋內煅之鎔卽傾出金砂俱不耗且其色斑斑相雜當再烹之色勻乃止後偶見陳卿語及此僧遽應之曰近得其方矣陳卿驚曰君何由得之子瞻具道僧不欲輕傳人之意不以方示之陳固請不已不得已與之陳試之良驗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耳公謹爲之陳姑應曰諾未幾坐受隣郡公使酒以賍敗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黃州陳公子慥在黃子瞻問曰少卿昔時嘗爲此法否慥曰吾父旣失官至洛陽無

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歿乃知僧言誠不妄也後十年余謫居筠州有蜀僧儀介者師事文禪師文之所至輒爲修造所費不貲而莫知錢所從來介秘其術問之不以告人介與聰禪師善密爲聰言其方大類扶風開元寺僧所傳者然介未嘗以一錢私自利故能保其術而無患茗溪漁隱曰洞微志載葉生者與前事相類亦以得乾銀術妄費而受禍故回仙謂沈東老云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蓋嘉之也此真可爲貪者之戒

茗溪漁隱曰回仙於京師景德寺僧房壁上題詩云明月斜秋風冷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相傳此詞自國初時卽有之柳耆卿詞云愁緒終難罄人立盡梧桐碎影用回仙語也古今詞話乃云耆卿作傾杯秋景一闕忽夢一婦人云妾非今世人曾作前詩數百年無人稱道公能用之夢覺說其事世傳乃鬼謠也此語怪誕無可考據蓋不曾見回仙留題遂妄言耳

復齋漫錄云異聞集載沈旣濟作枕中記云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此

之呂翁非洞賓也蓋洞賓嘗自序以爲呂渭之孫仕德宗朝今云開元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茗溪漁隱曰回仙嘗有詞云黃梁猶未熟夢驚殘尙用枕中記故事可見其非呂翁也靈怪集載南柯太守傳與枕中記事絕相類浮世榮枯固已如夢矣此二事又於夢中作夢既可笑亦可歎也

神仙雜記

許彥周詩話云唐清遠道士同沈恭子游虎丘詩曰余本長殷周遭羅歷秦漢計之至唐則二千餘歲矣顏魯

公愛而刻之且有詩曰客有神仙者於茲雅麗陳蓋指爲神仙也李衛公追和魯公刻清遠道士詩曰道人綴清藻前哲留篇翰則道人指清遠前哲謂魯公也其後皮日休陸龜蒙輩皆和之仙邪鬼邪則不必問然僕獨愛其詩中數句云吟晚川之陰步上仙之岸山川共澄澈光彩交凌亂白雲霧欲歸青松忽消半嗚呼借使非神仙亦一才鬼也

高道傳云唐末有狂道士不知何許人又晦其名氏游成都忽詣紫極宮謁杜光庭先生求寓泊之所先生諾

之而不與之通道士日貨藥於市所得錢隨多少沽酒
飲之惟唱感庭秋一詞其意感蜀之將亡如秋庭之衰
落然人未之曉但呼爲感庭秋道士凡半年人亦不知
其異一夕大醉歸夜將闌尙聞唱聲愈高有訝之者隔
戶窺之見燈燭絲繡筵具器皿羅列甚盛狂道士左右
二青童應侍時斟酒而唱窺者具以白先生先生乃款
其戶曰光庭識量膚淺不意上仙降鑒深爲罪戾然不
揆愚昧而匍匐門下冀一拜光靈以消塵障道士曰何
辱勤奉之若是當出奉見乃令二童收筵具器皿及陳

設致於前牒之則隨手而小如符子狀置冠中又將二
童按之如木偶可寸許又置冠中乃啟戶光庭欣然而
入但空室而已

山谷云新安聶師道宗微少事道士於方外發迹游名
山數見異人楊行密開府於揚州宗微實輔佐之蓋爲
國師三十年楊氏未解化而去弟子葬之舉棺惟衣履
存焉順德七年楊溥贈問政先生方外之兄德誨爲新
安太守乃于郡之東山築室以居方外號爲問政山房
問政之名或得于此茗溪漁隱曰問政山去新安郡城

十許里岩谷幽邃今有琳宇在焉國初黃台留題詩云
千尋練帶新安水萬仞花屏問政山自少雲霞居物外
不多塵土到人間壺懸仙島吞舟罷椀浸星宮咒水閑
草暗碧壇思句曲松昏紫氣度函關龜成錢甲毛猶綠
鶴化鸞翎頂更丹阮洞神仙分藥去蔡家兄弟寄書還
筇枝健拄菖蒲節筍幘高簪玳瑁斑新隱漸聞侵月窟
舊隣猶說枕沙灣黃精苗倒眠青鹿紅杏枝低掛白鷗
海上使頻青鳥黠篋中藏久白驢頑手疎俗禮慵非傲
肘後靈方秘不慳寶錄匣垂金縷帶絳囊條鑲玉連環

常尋吳穴通三楚擬過流沙化百蠻容易煮銀供客用
辛勤栽果與猿攀靜張棋局鋪還打默考仙經補又刪
床並葛鞋寒兔伏窓橫檉几老龍跽溪童乞火朝敲竹
山鬼聽琴夜撼櫬花氣薰心香馥馥澗聲聆耳響潺潺
高墳自掩浮生骨短晷難凋不死顏蚤晚重逢蕭塢客
願隨芝蓋出塵寰余以續仙傳高道傳二書考之詩中
所用事多出師道本傳

東坡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童子幾百
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予稍

長學日益遂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爲郡小吏其後予
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太初已尸解
矣蜀人吳師道爲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旦見師道
持衣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反坐于戟
門下遂寂師道使卒昇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
使我正旦昇死人太初微笑開眼曰不復煩汝步自戟
門至金雁橋下跌坐而逝焚之城中人見烟焰上渺渺
焉有一陳道士也

復齋漫錄云李定記宣和中太學士人飲于任氏酒肆

忽有一婦人粧飾甚古衣亦穿弊肌膚雪色而無左臂
右手執拍板乃鐵爲之唱詞曰闌干曲紅颺繡簾旌花
嫩不禁纖手捻被風吹去意還驚眉恨蹙山青諸公怪
其辭異卽問之曰此何辭也答曰此上清蔡真人法駕
道引也妾本唐人遭五季之亂左手爲賊所斷今游人
間見諸公飲酒求一杯之適耳遂與一杯飲畢而去諸
公送之出門杳無所見茗溪漁隱曰夷堅志所記與此
小異此仍少詞一半未詳孰是

復齋漫錄云周貫自言膠東人常稱木雁子善屬文游

于洪州西山嗜酒不羈布衲粗全人或贈之錢則詣酒家取醉餘皆散墜不顧西山之人見貫往來者五十餘年而顏色如初至有以道術訪之則必報以惡聲使之親近不得也熙寧元年至豫章石頭市遇故人棲止張生爲具酒食而宿中夜逆旅之主人聞戶外有車馬合沓聲起而視之無有也唯貫所卧室戶正開猶奄奄然喘息就而察之貫已死矣明日告新建縣尉吳果卿往按之貫身潔如生扶而轉之腹中汨汨如浪鳴焉縣主簿劉純臣使人棺斂埋于地云張生還家其弟迎門曰

周翁凌晨見過今往雙嶺矣衆乃知貫非實死者也貫所著華陽三篇坐卧不離袖人莫得見死之日純臣取而觀之純臣稱其險絕而有條理純臣以詩紀之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孔斷布衫穿形骸一脫塵緣盡太極光陰不記年洪覺範冷齋夜話嘗記之互有不同復齋漫錄云熙寧中王廸爲洪州左司理參軍一日有道人來磨鏡因俾廸自照乃自星冠羽帔縹緲見鏡中廸問其故曰此汝前身也由汝悞念墮此勉自修行勿淪苦海旣去廸具以告其妻妻然之遂棄官與妻隱去

郡寮挽留不可皆作詩以餞行時新建主簿劉純臣有
詩雖非警拔可以記其實云髮如抹漆左參軍脫去青
衫從隱淪世上更無羈絆事壺中別有自由身躬烹玉
兔山前藥花看金鰲背上春莫怪少年能決烈藍田夫
婦總登真後歸姑蘇不知所終

文昌雜錄云知制誥李大臨西川人有門人背偃不能
仰視因藥市罷見一道士云秀才有錢丐一二百爲酒
貲書生曰家貧無錢所居有薄釀同一醉可乎道士欣
然便往酒半道士問何背偃書生曰不幸遇此疾無如

之何道士因出藥三十粒云來日五更向東以新汲水
下覺微燥不足怪書生如所教既服藥燥甚不可勝展
轉于榻上亦甚悔之然每一伸縮漸覺舒快比明身已
直矣蜀人重藥市蓋常有神仙之遇焉

復齋漫錄云高尙處士劉臯謂士大夫以嗜欲殺身以
財利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術殺天下後世非神仙
中人不能作此言也

鬼詩

復齋漫錄云東坡記徐通判李綯有子年十七八不善

作詩忽詠落花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聞研光
帽一曲舞山香人驚問之若有物憑者云是謝中舍問
其研光帽事自云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研光帽帽
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余讀唐羯鼓錄見
汝陽王璵明皇愛之每隨游幸璵常戴研絹帽子打曲
上自摘紅槿花一朶置于帽上遂奏舞山香一曲花不
落墜上大笑此事與前極相類

見聞錄云呂申公夷簡嘗通判蜀中忘其郡名解字中
素有鬼物號榆老姑乃榆木精其狀一老醜婦常出厨

間與羣婢爲偶或時不見家人見之久亦不以爲怪公
呼問之卽下堦拜云妾在宅日久雖非人然不敢爲禍
公亦置而不問嘗謂公他日必大貴一日忽妊羣婢戲
之自云非久當產遂月餘不見忽出云已產矣請視之
後園榆木西南生大贅乃是視之果然

文昌雜錄云余讀江南錄邱孟陽有賦名嘗夢一官人
延入一第中具飲其傍几上有書一卷孟陽展讀謂曰
斯乃吾所述賦藁何至茲乎其人曰昔公焚之時吾得
之矣孟陽因就求之答曰他日若至衡山必當奉還後

官至衡州茶陵令乞致仕卒於衡州今世言焚故書必
毀而後燔之蓋可信也

復齋漫錄云東坡記秦少游言寶應民有嫁娶會客者
酒半客一人徑赴水曰有婦人以詩招我詩云長橋直
下有蘭舟破月衝烟任意游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
少去來休余讀張君房脞說進士謝拙寓居寶應曉至
縣橋忽見女郎自舟中出曰某楚小波也可見訪舟中
懷中出詩二首其一云畫橋直下是蘭舟槍月衝烟任
意游金玉滿堂無處用盍隨年少去來休其二云妾貌

君才兩不常君今休苦更思量兒家自有清溪水飲到
方知氣味長前篇與少游所言不同者七字更有二首
為異至謂寶應亦同君房著脞說在真廟時不應東坡
少游忘之也

復齋漫錄云魯直記江亭鬼所題詞有淚眼不曾晴之
句余以此鬼剽東坡樂章秋雨晴時淚不晴之語

茗溪漁隱曰雲齋廣錄載司馬樞官于錢塘夢蘇小小
歌蝶戀花詞一闕其詞頗佳詞云妾在錢塘江上住花
開花落不記流年度燕子啣將春色去黃昏幾度瀟瀟

雨蟬鬢犀梳雲半吐檀板新聲唱徹黃金縷酒醒夢回
無覓處淒涼明月生秋浦
藝苑雌黃云談苑載金陵之陷有盧絳者收散卒由宣
歙長驅入福建以圖興復李氏至歙州州將龔儀先已
降王師閉門不給薪水絳擊破殺儀將至建州敗于松
溪麾下散亡朝廷以節鎮招之遂自歸時儀兄子頴上
言求復季父之仇召頴與絳面質曲直頴舉手版擊絳
遂按誅絳初絳舉事夢一白衣婦人酌酒勸之歌菩薩
蠻詞以送之歌畢謂絳曰他日當相見峒子陂絳私記

之及是伏法于京之西峒子陂之地南唐近事及本事
曲所載皆同惟江南堦錄獨異謂白衣婦人爲玉真姓
耿氏以峒子陂爲孟家陂無菩薩蠻詞而有詩一首云
清風良月夜深時箕帚盧郎尙恨遲他日孟家陂上約
再來相見是佳期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茗溪漁隱曰余觀南唐書云盧絳少病痞夜夢白衣婦
人頗有姿色歌菩薩蠻勸絳卮酒其詞云玉京人去秋
蕭索畫簷雀起梧桐落欹枕悄無言月和清夢圓背燈
惟暗泣甚處砧聲急眉黛小山攢芭蕉生暮寒歌畢謂

絳曰子之疾食蔗卽愈詰朝求蔗食之果瘥迨數夕又夢曰妾乃玉真也他日相見于峒子陂絳仕江南後歸朝會龔穎上言求復季父之仇乃命誅絳絳臨刑問其受刑之地卽峒子陂有白衣婦人姿貌宛如所夢姓耿名玉真其夫死與前夫之子通當極法與絳同斬焉洞微志所記亦與此同南唐書三十卷馬令所撰成一代之史所記必審當以爲正也

許彥周詩話云請紫姑神大抵能作詩然不甚過人舊傳一士人家請之旣降偶書院中子弟作雨詩因率爾

請箋頃刻書滿紙其警句曰簾捲滕王閣盆翻白帝城誠可喜也

文昌雜錄曰昔年陳州有女妖自云孔大娘每昏夜于鼓腔中與人語言尤知未來事時晏元獻守陳方製小詞一闕修改未定而孔大娘已能歌之矣亦可怪也

許彥周詩話云長安慈恩寺有數女仙夜游題詩云黃子陂頭好月明強踏華筵到曉行烟波山色翠黛橫折得荷花遠恨生化爲白鶴飛去明夜又題一首云湖水團團夜如鏡碧樹紅花相掩映北斗闌干移曉柄有似

漁隱叢話卷三十一
佳期常不定亦婉約可愛

漁隱叢話卷三十八終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九

長短句

南唐書云王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
為歌板色元宗嘗作浣沙溪二闕手寫賜感化曰菡萏
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
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簌簌淚珠多少
恨倚闌干手捲珠簾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
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
迴首綠波三峽暮接天流後主卽位感化以其詞札上

漁隱叢話卷三十九

後集一

海山仙館叢書

之後主感動賞賜感化甚優若溪漁隱曰元宗卽嗣主
李璟嘗作此二詞古今詞話乃以爲後主作非也後主
名煜

南唐書云馮延巳著樂章百餘闕其鶴冲天詞云曉月
墜宿雲披銀燭錦屏幃建章鍾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
又歸國謠詞云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
湘客蘆花千里霜月白傷行色明朝便是關山隔見稱
於世元宗樂府辭云小樓吹徹玉笙寒延巳有風乍起
吹皺一池春水之句皆爲警策元宗嘗戲延巳曰吹皺

一池春水于卿何事延巳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
寒元宗悅

茗溪漁隱曰古今詩話云江南成文幼爲大理卿詞曲
妙絕嘗作謁金門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中主聞之
因案獄稽滯召詰之且謂曰卿職在典刑一池春水又
何干于卿文幼頓首又本事曲云南唐李國主嘗責其
臣曰吹皺一池春水于卿何事蓋趙公所撰謁金門辭
有此一句最警策其臣卽對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
笙寒若本事曲所記但云趙公初無其名所傳必悞唯

南唐書與古今詩話二說不同未詳孰是

復齋漫錄云顏氏家訓云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
送下泣言難北間風俗不屑此事岐路言離權笑分首
李後主蓋用此語耳故長短句云別時容易見時難
茗溪漁隱曰舊詞高雅非近世所及如撲蝴蝶一詞不
知誰作非惟藻麗可喜其腔調亦自婉美詞云烟條雨
葉綠遍江南岸思歸倦客尋芳來較晚岫邊紅日初斜
陌上飛花正滿淒涼數聲羌管怨春短玉人應在明月
樓中畫眉懶蠻牋錦字多時魚雁斷恨隨去水東流事

與行雲共遠羅衾舊香猶暖

茗溪漁隱曰先君頃嘗丐祠居射邨作感皇恩一詞云
乞得夢中身歸棲雲水始覺精神自家底峭帆輕棹時
與白鷗遊戲畏途都不管風波起光景如梭人生浮脆
百歲何妨盡沉醉卧龍多事漫說三分奇計筭來爭似
我長昏睡又嘗江行阻風作漁家傲一詞云幾日北風
江海立千車萬馬塵聲息短棹峭寒欺酒力飛雨息瓊
花細細穿窓隙我本綠蓑青箬笠浮家泛宅烟波逸渚
鷺沙鷗多舊識行未得高歌與爾相爭覓

若溪漁隱曰先君嘗云古詞有絳都春有鰲山綵構蓬萊島之句當云綵締余於前集誤以古詞爲柳詞今正是之

藝苑雌黃云柳三變字景莊一名永字耆卿喜作小詞然薄於操行當時有薦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詞柳三變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詞由是不得志日與獼子縱游娼館酒樓間無復檢約自稱云奉聖旨填詞柳三變嗚呼小有才而無德以將之亦士君子之所宜戒也柳之樂章人多稱之然大概非羈旅窮愁之詞則閨門淫媒之

語若以歐陽永叔晏叔原蘇子瞻黃魯直張子野秦少游輩較之萬萬相遠彼其所以傳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悅故也皇祐中老人星現永應制撰詞意望厚恩無何始用漸字終篇有太液波翻之語其間宸游鳳輦何處與仁廟挽詞閤合遂致忤旨士大夫惜之余謂柳作此詞借使不忤旨亦無佳處如嫩菊黃深拒霜紅淺竹籬茅舍間何處無此景物方之李謫仙夏英公等應制辭殆不啻天冠地履也世傳永嘗作輪臺子蚤行詞頗自以爲得意其後張子野見之云旣言匆匆策馬

登途滿目淡烟衰草則已辨色矣而後又言楚天濶望
中未曉何也柳何語意顛倒如是

東坡云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
子野皆從余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
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
下作定風波令其略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
有老人星坐客懽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
耳子野孝叔令舉皆為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
日海風駕潮平地丈餘蕩盡無復孑遺矣追思曩時真

一夢耳

苕溪漁隱曰吳興郡圃今有六客亭卽公擇子瞻元素
子野令舉孝叔時公擇守吳興也東坡有云余昔與張
子野劉孝叔李公擇陳令舉楊元素會于吳興時子野
作六客詞其卒章云盡道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旁有
老人星凡十五年再過吳而五人者皆已亡之矣時張
仲謀與曹子方劉景文蘇伯固張秉道爲坐客仲謀請
作後六客詞云月滿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鬪光芒十
五年間真夢裏何事長庚對月獨淒涼綠鬢蒼顏同一

醉還是六人吟笑水雲鄉賓主談鋒誰得似看取曹劉
今對兩蘇張

復齋漫錄云翰林學士聶冠卿嘗于李良定公席上賦
多麗詞云想人生美景良辰堪惜問其間賞心樂事就
中難是并得况東城鳳臺沁苑泛晴波淺照金碧露洗
華桐煙霏絲柳綠陰搖曳蕩春一色畫堂迥玉簪瓊珮
高會盡詞客清歡久重燃絳蠟別就瑤席有翩若驚鴻
體態暮爲行雨標格逞朱唇緩歌妖麗似聽流鶯亂花
隔慢舞縈回嬌鬢低顰腰肢纖細困無力忍分散彩雲

歸後何處更尋覓休辭醉明月好花莫漫輕擲蔡君謨
時知泉州寄良定公書云新傳多麗辭述宴游之娛使
病夫舉首增歎耳又近者有客至自京師言諸公春日
多會于元伯園池因念昔游輒形篇詠綠渠春水走潺
湲畫閣峰巒映碧鮮酒令已行金盞側樂聲初認翠裙
圓清游勝事傳都下多麗新詞到海邊曾是尊前沉醉
客天涯回首重依然茗溪漁隱曰冠卿詞有露洗華桐
烟霏絲柳之句此正是仲春天氣下句乃云綠陰搖曳
蕩春一色其時未有綠陰真語病也

古今詞話云東坡在黃州中秋夜對月獨酌作西江月
詞曰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夜來風葉已鳴廊
看取眉頭鬢上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
與共孤光把盞淒涼北望坡以讒言謫居黃州鬱鬱不
得志凡賦詩綴詞必寫其所懷然一日不負朝廷其懷
君之心末句可見矣茗溪漁隱曰聚蘭集載此詞注曰
寄子由故後句云中秋誰與共孤光把酒淒涼北望則
兄弟之情見于句意之間矣疑是在錢塘作時子由爲
睢陽幕客若詞話所云則非也

茗溪漁隱曰中秋詞自東坡水調歌頭一出餘詞盡廢
然其後亦豈無佳詞如晁次膺綠頭鴨一詞殊清婉但
樽俎間歌喉以其篇長憚唱故湮沒無聞焉其詞云晚
雲收淡天一片琉璃爛銀盤來從海底皓色千里澄輝
瑩無塵素娥澹佇淨可數丹桂參差玉露初零金風未
凜一年無似此佳時回坐久疎星時度烏鵲正南飛瑤
臺冷闌干凭暖欲下遲遲念佳人音塵隔後對此應解
相思最關情漏聲正永暗斷腸花影潛移料得來宵清
光未減陰晴天氣又爭知共凝戀如今別後還是隔年

期人縱健清樽素月長願相隨

茗溪漁隱曰凡作詩詞要當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不可偏也如晁無咎作中秋洞仙歌辭其首云青烟羃處碧海飛金鏡永夜閑階卧桂影固已佳矣其後云待都將許多明付與金樽投曉共流霞傾盡更攜取胡床上南樓看玉做人間素秋千頃若此可謂善救首尾者也至朱希真作中秋念奴嬌則不知出此其首云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輪明月照我藤床涼似水飛入瑤臺銀闕亦已佳矣其後云洗盡凡心滿身清露冷浸蕭蕭

髮明朝塵世記取休向人說此兩句全無意味收拾得不佳遂并全篇氣索然矣

茗溪漁隱曰曹元寵本善作詞特以紅窓迴戲詞盛行于世遂掩其名如望月婆羅門詞亦豈不佳詞云漲雲暮捲漏聲不到小簾櫳銀河淡掃澄空皓月當軒高掛秋入廣寒宮正金波不動桂影朦朧佳人未逢歎此夕與誰同望遠傷懷對景霜滿愁紅南樓何處想人在長笛一聲中凝淚眼泣盡西風此詞病在霜滿愁紅之句時太早耳曾端伯編雅詞乃以此詞爲楊如晦作非也

侍兒小名錄云錢思公謫漢東日撰玉樓春詞曰城上
風光鶯語亂城下烟波春拍岸綠楊芳草幾時休淚眼
愁腸先已斷情懷變成衰晚鸞鏡朱顏驚暗換往年多
病厭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淺每酒闌歌之則泣下後閣
有白髮姬乃鄧王歌鬟驚鴻也遽言先王將薨預戒挽
鐸中歌木蘭花引縹爲送今相公亦將亡乎果薨于隨
州鄧王舊曲亦嘗有帝鄉煙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
眼之句

茗溪漁隱曰東坡別參寥長短句云有情風萬里卷潮

來無情送潮歸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不用
思量今古俛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記取西
湖西畔正暮山好處空翠烟霏詩人相得如我與君
稀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
回首爲我沾衣晉書謝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
不渝形于顏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北海之裝欲須
經畧粗定自海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還都尋薨
羊曇爲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
因大醉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以馬

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因慟
哭而去東坡用此故事若世俗之論必以爲讖矣然其
詞石刻後東坡自題云元祐六年三月六日余以東坡
先生年譜考之元祐四年知杭六年召爲翰林學士承
承旨則長短句蓋此時作也自後復守穎徙揚入長禮
曹出帥定武至紹聖元年方南遷嶺表建中靖國元年
北歸至常乃薨凡十一載則世俗成讖之論安可信邪
茗溪漁隱曰唐初歌辭多是五言詩或七言詩初無長
短句自中葉以後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及本朝則盡

爲此體今所存止瑞鷓鴣小秦王二闕是七言八句詩
并七言絕句詩而已瑞鷓鴣猶依字易歌若小秦王必
須雜以虛聲乃可歌耳其詞云碧山影裏小紅旗儂是
江南踏浪兒拍手欲嘲山簡醉齊聲爭唱浪婆詞西興
渡口帆初落漁浦山頭日未欹儂送潮回歌底曲樽前
還唱使君詩此瑞鷓鴣也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
馬足輕使君莫忘雪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此小秦王
也皆東坡所作

茗溪漁隱曰古今詞話以古人好詞世所共知者易甲

爲乙稱其所作仍隨其詞牽合爲說殊無根蒂皆不足
信也如秦少游千秋歲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末云春
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者山谷嘗歎其句意之善欲和
之而以海字難押陳無已言此詞用李後主問君那有
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爲海耳洪覺範
嘗和此詞題崔微真子云多少事都隨恨遠連雲海晁
無咎亦和此詞弔少游云重感慨驚濤自卷珠沉海觀
諸公所云則此詞少游作明甚乃以爲任世德所作又
八六子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剗盡還生者浣溪沙脚

上鞋兒四寸羅者二詞皆見淮海集乃以八六子爲賀
方回作以浣溪沙爲涪翁作晁無咎鹽角兒開時似雪
謝時似雪花中奇絕者爲晁次膺作汪彥章點絳唇新
月娟娟夜寒江靜山啣斗者爲蘇叔黨作皆非也
茗溪漁隱曰東坡云龍丘子自洛之蜀載二侍女戎裝
駿馬至溪山佳處輒留數日見者以爲異人後十年築
室黃岡之北號靜菴居士作臨江仙贈之云細馬遠馱
雙侍女青巾玉帶紅靴溪山好處便爲家誰知巴峽路
却是洛城花面旋落英飛玉盞人間春日初斜十年不

見紫雲車龍邱新洞府鉛鼎養丹砂龍邱子卽陳季常也秦太虛寄之以詩亦云侍童雙瓘玉鬢髮光可照駿馬錦障泥相隨窮海嶠暮年更折節學佛得心要鬻馬放阿樊幅巾對沉燎西清詩話云季常自以爲飽禪學妻柳頗悍忌季常畏之故東坡因詩戲之有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之句觀此則知季常載二侍女以遠游及暮年甘於枯寂蓋有所制而然亦可憫笑也

復齋漫錄云鄒志全徒昭陳瑩中貶廉間以長短句相

諧樂有個胡兒模樣別滿頸頰髮髭生得渾如漆見說近來頭也白髭鬚那得長黑黑逸忘一句箭子攝來須

有千堆雪莫向細君容易說恐他嫌你將伊摘此瑩中語謂志全之長髭也有箇頭陀修苦行頭上頭髮穆穆身披一副繫裙衫緊纏雙脚苦苦要游南聞說度牒朝夕到并除頷下髭髯鉢中無粥住無菴摩登伽處只恐却重參此志全語謂瑩中之多慾也廣陵馬推官往來二公間亦嘗以詩詞贈之有才何事老青衫十載低徊北斗南肯伴雪髯千日醉此心真與古人參今見故人

今幾年年來風物尙依然遙知閑望登臨處極目江山
萬里天志全完語也一樽薄酒滿酌勸君君舉手不是
親朋誰肯相從寂寞濱人生如夢夢裏惺惺何處用蓋
到休辭醉後全勝未醉時瑩中語也初自志全元符間
貶新州徽宗卽位以爲中書舍人乃未幾謫零陵別駕
龍水安置未幾徙昭焉

復齋漫錄云政和中一中貴人使越州回得詞于古碑
陰無名無譜不知何人作也錄以進御命大晟府填腔
因詞中語賜名魚遊春水云秦樓東風裏燕子還來尋

舊壘餘寒初腿紅日薄侵羅綺嫩草初抽碧玉簪細柳
輕窳黃金縷鶯囀上林魚遊春水幾曲關于遍倚又是
一番新桃李佳人應念歸期梅粧淚洗鳳簫聲絕沉孤
雁目斷清波無雙鯉雲山萬重寸心千里古今詞話云
東都防河卒于汴河上掘地得石刻有詞一闕不題其
目臣僚進上上喜其藻思絢麗欲命其名遂摭詞中四
字名曰魚遊春水令教坊倚聲歌之詞凡九十四字而
風花鶯燕動植之物曲盡之此唐人語也後之狀物寫
情不及之矣二說不同未詳孰是

復齋漫錄云王逐客送鮑浩然之浙東長短句水是眼
波橫山是眉峯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纔始
送春歸又送君歸去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韓
子蒼在海陵送葛亞卿用其意以爲詩斷章云明日一
盃愁送春後日一盃愁送君君應萬里隨春去若到桃
源記歸路蒼溪漁隱曰山谷詞云春歸何處寂寞無行
路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王逐客云若到江
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體山谷語也蒼溪漁隱曰東坡
言如夢令曲名本唐莊宗製一名憶仙姿嫌其不雅改

云如夢莊宗作此詞卒章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
取以爲之名古今詞話云後唐莊宗修內苑掘得斷碑
中有字三十二曰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欲
別時殘月落花烟重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莊宗使
樂工入律歌之名曰古記但詞話所記多是臆說初無
所據故不可信當以坡言爲正

復齋漫錄云鄧肅謂余言宣和五年初復九州天下共
慶而識者憂之也都門盛唱小詞曰喜則喜得人手愁
則愁不長久忻則忻我兩個厮守怕則怕人來破關雖

三尺之童皆歌之不知何謂也七年九州復陷豈非不
長久邪郭藥師契丹之帥也我用以守疆敵國禍者
郭耳非破鬪之驗邪

茗溪漁隱曰魯直書荆公集句菩薩蠻詞碑本云數間
茅屋閑臨水窄衫短帽垂楊裏花是去年紅吹開一夜
風娟娟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何許最關情黃鸝三兩聲
因閱臨川集乃云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橋余謂不若
花是去年紅吹開一夜風爲勝也

夷白堂小集云山谷道人向爲余言張志和漁父詞雅

有遠韻志和善丹青必有形于圖畫者而世莫之傳也
嘗以其詞增損爲浣溪沙誦之有矜色予以告大年云
我不可不成此一段奇事久之乃以烟波圖見歸其致
思深處不減昔人詞云西塞山邊白鷺飛散花洲外片
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隨到處綠
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茗溪漁隱曰張仲宗有漁家傲一詞云釣笠披雲青嶂
繞綠蓑雨細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童拍
手樵青笑明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冷

漁隱叢書卷三十一
看城市鬧烟波老誰能認得閑煩惱余往歲在錢塘與仲宗從游甚久仲宗手寫此詞相示云舊所作也其詞第二句元是撥頭雨細春江渺余謂仲宗曰撥頭雖是船名今以雨襯之語晦而病因為改作綠蓑雨細仲宗笑以為然

古今詞話云蘇子瞻守錢塘有官妓秀蘭天性黠慧善于應對湖中有宴會羣妓畢至惟秀蘭不來遣人督之須臾方至子瞻問其故具以髮結沐浴不覺困睡忽有人叩門聲急起而問之乃樂營將催督之非敢怠忽謹

以實告子瞻亦恕之坐中倅車屬意于蘭見其晚來恚恨未已責之曰必有他事以此晚至秀蘭力辯不能止倅之怒是時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告倅其怒愈甚秀蘭收淚無言子瞻作賀新涼以解之其怒始息其詞曰乳燕非華屋悄無人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門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却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濃艷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

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兩簌子瞻之作皆目前事蓋取其沐浴新涼曲名賀新涼也後人不知之誤爲賀新郎蓋不得子瞻之意也子瞻真所謂風流太守也豈可與俗吏同日語哉茗溪漁隱曰野哉楊湜之言真可入笑林東坡此詞冠絕古今托意高遠寧爲一娼而發邪簾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却是風敲竹用古詩捲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之意今乃云忽有人叩門聲急起而問之乃樂營將催督此可笑者一也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濃艷一枝

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蓋初夏之時千花事退榴花獨芳因以中寫幽閨之情今乃云是時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告倅其怒愈甚此可笑者二也此詞腔調寄賀新郎乃古曲名也今乃云取其沐浴新涼曲名賀新涼後人不知之誤爲賀新郎此可笑者三也詞話中可笑者甚衆姑舉其尤者第東坡此詞深爲不幸橫遭點汙吾不可無一言雪其恥宋子京云江左有文拙而好刻石者謂之詒嗤符今楊湜之言俚甚而錢板行世殆類是也

漁隱叢話卷三十九
上庠錄云政和元年尙書蔡薳爲知貢舉尤嚴挾書是時有街市詞曰侍香金童方盛行舉人因其詞加改十五字作懷挾詞云喜葉之地手把懷兒摸甚恰恨出題廝撞着內臣過得不住脚忙裏只是看得斑駁駭這一身冷汗都如雲霧薄比似年時頭勢惡待檢又還猛想度只恐根底有人尋着

漁隱叢話卷三十九終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

麗人雜記

韓子蒼昭君圖敘云漢書竟寧元年呼韓邪來朝言願壻漢氏元帝以後官良家子王昭君字嬀配之生一子株累立復妻之生二女至范曄書始言入宮久不見御積怨因掖庭令請行單于臨辭大會昭君豐容靚飾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驚悔欲復留而重失信夷狄然曄不言呼韓邪願婿而言四五宮女又言字昭君生二子與前書皆不合其言不願妻其子而詔使從胡俗此是

烏孫公主非昭君也西京雜記又言元帝使畫工圖宮人宮人皆賂畫工而昭君獨不賂乃惡圖之既行遂按誅毛延壽琴操又言本齊國王穰女端正閑麗未嘗窺看門戶穰以其有異人求之不與年十七進之帝以地遠不幸欲賜單于美人嬙對使者越席請往後不願妻其子吞藥而卒蓋其事雜出無所考正自信史尚不同况傳記乎要之琴操最牴牾矣按照昭君南郡人今秭歸縣有昭君村村人生女必灼艾灸其面慮以色選故也昭君卒塋匈奴謂之青塚晉以文王諱昭故號明妃云

復齋漫錄云韓子蒼題昭君圖詩寄語雙鬟負薪女灸面謹勿輕離家余考唐逸士傳云昭君村至今生女必灸其面白樂天詩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癩痕乃知灸面之事樂天已先道之矣若溪漁隱曰古今詞人作明妃辭曲多矣意皆一律惟呂居仁獨不蹈襲其詩云人生在相合不論胡與秦但取眼前好莫言長苦辛君看輕薄兒何殊胡地人

藝苑雌黃云石季倫王明君詞云延我于穹廬加我闕氏名闕氏單于妻也上烏前下章移切前漢匈奴傳曰

海陽詩話卷四十一
二
冒頓後有愛闕氏生少子顏注闕氏匈奴皇后號劉貢
父云匈奴單于號其妻爲闕氏耳顏便以皇后解之大
俚俗也西河舊事云失我祁連嶺使我六畜不蕃息失
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蓋北方有焉支山山多作
紅藍北人採其花染緋取其英鮮者作胭脂婦人粧時
用作頰色殊鮮明可愛匈奴名妻闕氏言可愛如胭脂
也錢昭度作王昭君詩云闕氏纔聞易妾名歸期長似
候河清則誤讀氏字爲姓氏之氏矣
太平廣記云綠珠井在白州雙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

容貌石季倫爲交趾採珠使以真珠三斛買之梁氏之
居舊井存焉耆老云汲飲此井者誕女必多美里閭以
美色無益于時遂以巨石鎮之茗溪漁隱曰山谷詩云
欲買娉婷供煮茗我無一斛明月珠用此事也

復齋漫錄云古今詩人詠婦人者多以歌舞爲稱梁元
帝妓應令詩云歌清隨澗響舞影向池生劉孝綽看妓
詩云燕姬臻妙舞鄭女愛清歌北齊蕭放冬夜對妓詩
云歌還團扇後舞出妓行前宏執恭觀妓詩云合舞俱
回雪分歌共落塵陳陰鏗侯司空宅詠妓詩云鶯啼歌

扇後花落舞衫前陳劉刪亦云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
溪庾信趙王看妓詩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江總看
妓詩云並歌時轉黛息舞暫分香隋盧思道夜聞鄰妓
詩怨歌聲易斷妙舞態難雙陳元璩春園聽妓詩云紅
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釋法宣觀妓詩云舞袖風前舉
歌聲扇後嬌王勣詠妓詩云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
劉希夷春日閨人詩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以歌
對舞者七以歌扇對舞衣者亦七雖相緣以起然詳味
之自有工拙也杜子美取以爲艷曲云清江歌扇底曠

野舞衣前

許彥周詩話云南齊楊侃性豪侈舞人張靜婉腰圍一
尺六寸能掌上舞唐人作楊柳枝詞曰認得楊家靜婉
腰後人却除家字只使楊靜婉誤矣李太白云子夜吳
歌動君心李義山云鶯能子夜歌晉有子夜女善歌非
當時可及也

茗溪漁隱曰唐逸史言有李生者其舅姓盧有道術邀
詣其居曰求得一妓善箜篌令侍飲箜篌上有朱字曰
雲中辨江樹天際識歸舟後娶陸長源女乃所見于盧

家者果善箜篌朱字宛然李生具說舊事女曰往嘗夢
爲仙官所追如生所言余觀吳兢樂府解題云箜篌者
漢武帝滅南越祠太一后土令樂人侯暉依琴造坎言
坎坎節應也侯工人之姓後語訛坎爲空也又段安節
樂府雜錄云箜篌乃鄭衛之音權輿也以其亡國之聲
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吳兢所言有據而段安節出
于臆說則箜篌之始當以漢武爲是而空國爲非也樂
府有箜篌引云霍里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
髮攜壺亂流而渡其妻止之不及遂溺死於是其妻援

箜篌而鼓之作歌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公隨而死當
奈何聲甚悽愴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其聲語麗
玉麗玉傷之引箜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麗玉
以其聲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

侍兒小名錄載璇璣圖敘云前秦安南將軍竇滔有寵
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妻蘇知之
求而獲焉苦加撻辱滔深恨之陽臺又專伺蘇之短讒
毀交至滔益忿蘇氏年二十一滔鎮襄陽與陽臺之任
絕蘇氏之音問蘇悔恨自傷因織錦迴文題詩二百餘

海陽詩卷四十一
首計八百餘字縱橫反覆皆爲文章名曰璇璣圖遺蒼
頭賞至襄陽沼覽錦字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
具車從迎蘇氏恩好愈重

茗溪漁隱曰王初寮有點絳唇一詞送韓濟之歸襄陽
云峴首亭空勸君休墮羊碑淚宦游如寄且伴山翁醉
說與鮫人莫解江臯珮將歸思量紅縈翠細織迴文字
初寮用前事以其漢上故事然于送人之詞似難用也
東觀餘論云蘇蕙織錦迴文詩所傳舊矣故少常沈公
復傳其畫由是若蘭之才益著然其詩迴旋書之讀者

惟曉外遶七言至其中方則漫不可考矣若沈公之博
古亦謂辭句脫畧讀不成文不知此詩織成本五色相
宣因以別三四五七言之異後人流傳不復施采故迷
其句讀非辭句之脫畧也政和初余在洛陽於王晉玉
許得唐程士南效此詩并申誠所釋而後曉然是詩初
不舛脫蓋沈公未嘗見此本耳然申誠所釋但依士南
之設色其七言數火其色反黃四言數金其色反綠於
五行爲弗類意蘇氏詩圖之色爲不爾今因冠詩于畫
遂別而正之三四五七言之詩各隨其行而爲之色觀

者見其色則詩之言數可知已至于士南之文既有釋者則賦采自從其舊而并錄于弁首云

苕溪漁隱曰東坡後集有題織錦圖上回文三首其一云春晚落花餘碧草夜涼低月半枯桐人隨遠雁邊城暮雨映疎簾繡閣空其二云紅手素絲千字錦故人新曲九迴腸風吹絮雪愁縈骨淚洒縑書恨見郎其三云羞看一首回文錦錦似文君別恨深頭白自吟悲賦客斷腸愁是斷絃琴淮海集載東坡跋云余少時見一江南本其後有人題詩十餘首皆奇絕今記其三首然則

此詩非東坡所作也少游又云子瞻記江南所題詩本不全嘗見之記其五絕今以補子瞻之遺卽叢話前集所載回文詩五首是也世以爲少游所作亦非也

許彥周詩話云唐高宗宴羣臣賞雙頭牡丹詩上官昭容一聯云勢如連璧友情若嗅蘭人計之必一英奇女子也

緗素雜記云周世宗時陶尚書穀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以奉盃匝及旦有書謝畧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姿自至月滿鴻溝舉不能領會其辭

熙載因召家妓訊之云是夕忽當浣濯焉

王平甫云熙寧間奉詔定蜀楚秦氏三家所獻書得一
弊紙所書花蓋夫人詩共三十二首乃夫人親筆而辭
甚奇與王建宮詞無異自唐至今誦者不絕口而此獨
遺棄不見取前受詔定三家書者又斥去之甚可惜也
謹令繕寫入三館而歸口誦數篇于丞相安石明日中
書語及之而王珪馮京願傳其本於是盛行于世夫人
僞蜀孟昶侍人事具國史茗溪漁隱曰余閱此詞如龍
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風景畫

船來往碧波中黎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攜來候宴游試
炙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月頭支給買花錢滿
殿宮人近數千遇着唱名多不語含羞走過御床前內
人追逐採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
船相鬪溼羅衣厨船進食簇時新侍座無非列近臣日
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催喚打魚人皆清婉可喜花蓋又
別有逸詩六十六首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索續之篇
次無倫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爲亂直矣聊摘其
一二云羅衫玉帶最風流斜插銀篦漫理頭閑向殿前

騎御馬掉鞭橫過小紅樓春日龍池小宴開岸邊亭子
號流杯沉檀別作神仙女對捧金盃水上來
茗溪漁隱曰余觀古今詩話翰苑名談皆載寇萊公侍
兒倩桃詩二首和章一首並同翰府名談仍益以怪辭
吾所不取今但筆其詩云公自相府出鎮北門有善歌
者至庭下公取金鍾獨酌令歌數闋公贈之束絛歌者
未滿意倩桃自內窺之立爲詩二章呈公云一曲清歌
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螢窓下幾度拋梭
織得成其二云夜冷衣單手屢呵幽窓軋軋度寒梭臘

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云將相功名終
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君休問且向樽前聽
艷歌

東臯雜錄云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坡作定
風波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
應對家世在京師定國南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是
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爲綴此詞云常羨
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
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微微笑笑時猶帶

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却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茗溪漁隱曰陸敦禮藻有侍兒名美奴善綴詞出侑樽俎每丐韻于坐客頃刻成章卜筮子云送我出東門作別長安道兩岍垂楊鎖暮烟正是秋光老一曲古陽關莫惜金樽倒君向瀟湘我向秦魚雁何時到如夢令云日暮馬嘶人去船逐清波東注後夜最高樓還肯思量人否無緒無緒生怕黃昏疎雨

復齊漫錄云劉偉明既喪愛妾而不能忘爲清平樂詞云東風依舊着意隋堤柳搓得鶉兒黃欲就天色清明

厮勾去年紫陌先問今朝雨魂斷送一生憔悴知他幾箇黃昏與唐阿灰之詞有間矣

茗溪漁隱曰山谷戲聞善遣侍兒來促詩云日遣侍兒來報嘉草鞋十里踏堤沙鳩盤茶樣施丹粉只欠一枝蒿芭花其醜陋可想山谷亦善戲也

詩說雋永云今代婦人能詩者前有曾夫人魏後有易安李李在趙氏時建炎初從祕閣守建康作詩云南來尚怯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又云南渡衣冠少王導北來消息欠劉琨

四六談麈云祭文唐人多用四六韓退之亦然故李易
安祭趙湖州文云白日正中歎龐翁之機捷堅城自隴
憐杞婦之悲深婦人四六之工者

茗溪漁隱曰江寧章文虎其妻劉氏名彤文美其字也
工詩詞嘗有詞寄文虎云千里長安名利客輕離輕散
尋常難禁三月好風光滿堦芳草綠一片杏花香記得
年時臨上馬看人眼淚汪汪如今不忍更思量恨無千
日酒空斷九迴腸又云向日寄去詩曲非敢爲工蓋欲
道衷腸萬一耳何不掩惡輒示他人適足取笑文虎也

本不復作然意有所感不能自己小草二章章四句奉
寄其一云碧紗窗外一聲蟬牽斷愁腸懶晝眠千里才
郎歸未得無言空撥玉爐烟其二云畫扇停揮白日長
清風細細襲羅裳女童來報新筠熟安得良人共一觴
東臯雜錄云文潞公守洛富鄭公致政司馬温公官祠
范蜀公自許下來同過郡會出四玉盃勸酒官妓不謹
碎其一潞公將治之温公請書牘尾云玉爵弗揮典禮
雖聞于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于斯人潞公乃笑而
釋之

東臯雜錄云東坡自錢塘被召過京口林子中作守郡
有會坐中營妓出牒鄭容求落藉高瑩求從良子中命
呈東坡坡索筆爲減字木蘭花書牒後云鄭莊好客容
我樓前先墮幘落筆生風籍籍聲名不負公高山白早
瑩骨球肌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暗用此
八字于句端也茗溪漁隱曰聚蘭集載此詞乃東坡贈
潤守許仲塗且以鄭容落藉高瑩從良爲句首非林子
中也

復齋漫錄云姑蘇官妓姓蘇名瓊行第九蔡元長道過

蘇州太守召飲元長聞瓊之能詞因命卽席爲之乞韻
以九字詞云韓愈文章蓋世謝安情性風流良辰美景
在西樓敢勸一卮芳酒記得南宮高第弟兄爭占鰲頭
金爐玉殿瑞烟浮高占甲科第九蓋元長奏名第九也
詩說雋永云夏均文嘗言詩之比類直要相停嘗與客
泛舟載肥妓而飲濁酒其詩曰蟻浮金椀濁妓壓畫船
低

茗溪漁隱曰廣漢營妓小名僧兒秀外慧中善填詞有
姓戴者忘其名兩作漢守寵之旣而得請玉局之祠以

漁隱叢話卷四十一
三
歸僧兒作滿庭芳見意云團菊苞金叢蘭減翠畫成秋
暮風烟使君歸去千里倍潛然兩度朱幡雁水全勝得
陶侃當年如何見一時盛事都在送行篇愁煩梳洗懶
尋思陪宴把月湖邊有多少風流往事縈牽聞道霓旌
羽駕看看是玉局神仙應相許衝雲破霧一到洞中天
許彥周詩話云作詩押韻是一巧中秋夜月詩押尖字
數首之後一婦人云蚌胎光透殼犀角暈盈尖又記人
作除夕詩押尼字衆人竟和無成詩者僕時不曾賦後
因讀藏經呼喜鵲爲芻尼乃知讀書不厭多

漁隱叢話卷四十終

--	--	--

